



曾敏之／美文

紫荊花書系

遇舊

香港皇冠文學經典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遇 旧

香港皇冠文学经典

皇冠出版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港紫荆花书系: 曾敏之美文/曾敏之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5. 9

ISBN 7-5059-2306-4

I. 香… II. 曾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5624 号

版权贸易登记号: 01—95—277

中华名人协会协助出版特此致谢

遇 旧

——香港紫荆花书系

曾敏之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天津市武清瑞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 插页 298 千字

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300 册

*

ISBN 7-5059-2306-4

I·1676

定价: 14.80 元

总 序

曾敏之

香港正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。香港“九七”回归祖国在望。

香港作家联会成立于一九八八年，迄今已历八载。她是紧随香港的历史发展而壮大起来的。

顾名思义，香港作家联会当然是作家的集体组织，是以致力于推动香港文学发展为宗旨的。时代的烙印，历史的记载，都说明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总体的构成部份，是中国文学主流中的支流。因此，立足于香港的作家，从默默耕耘中体现了他们所受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影响，也对中西文化交流有认识，在创作过程中是有所表现的。

由于适应香港历史发展的要求，也适应香港作联这个集体在创作上的需要，特成立香港作家出版社，策划出版香港——“紫荆花书系”。将按实际能力，争取第一辑、第二辑……陆续出下去。

出版这套书系，用意在于——

为记录作家走过的历史、创作道路，共谋切磋进步；

为推动香港文学的发展，尽其应尽的微力；

为关注、研究香港文学、海外华文文学方面提供一点“库存资料”。

至于能否以文学作品有助于对香港社会的认识，就由读者判断了。

1995年7月于香港

小 传

曾敏之，笔名望云、丁淙。祖籍广东梅县，落籍于广西罗城。曾任香港《文汇报》代总编辑、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、文汇出版社总编辑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暨南大学、同济大学客座教授、广东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、华侨大学名誉研究员、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。著作有《望云海》、《文史品味录》、《文苑春秋》、《听涛集》、《春华集》、《诗的艺术》二集、《观海录》、《曾敏之杂文卷》等。曾敏之于 30 年代即从事文学创作活动，40 年代初期出版散文集《拾荒集》。所写短篇小说《孙子》为茅盾先生选入《抗战时期小说大系》。抗日战争年代转入新闻工作，活跃于西南大后方为名记者，所撰之《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》名噪一时，是中国新闻记者描述周恩来革命生涯的第一人。

曾敏之曾以散文、随笔、游记文学分别获得中国作家协会 1989 年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、1991 年深圳《特区文学》奖、1992 年海外华文文学《徐霞客游记文学奖》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94 年《海峡情》特别奖。

自序

如果要问我生平有什么嗜好？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爱读书，也爱写作。但是从读书通向写作却走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。

数十年来与书结缘是特深的了。远在三十年代初期，我就与新文学、古典文学、史学……作了较多的接触，那时是在广州。

不知道是从哪一位前辈的著作中看到这样的警句，说读书要“博闻强记”；后来又从司马迁的事迹中看到有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记载，不禁心向往之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读书观点。

我决心循着两条道路去探索书的奥秘——知识的奥秘：

一条是从新文学到古典文学与古典诗歌。

一条是从史学进入文史领域。

记得三十年代初期，我在广州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，生活书店与广东中山图书馆是我追求知识的两座宝库。

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，总店设在上海，在广州的永汉路设有分店，销售社会科学、文学方面的书籍刊物，当年的生活书店辟有读者阅读的座位，我是常到的小客人。在书店中，我如饥似渴地浏览“五四”以来的文学著作。不久，我得到一套《世界文库》，视野从此更扩大了，因为这套文库刊载了英美重要作家的代表作，也有苏联作家的作品，狄更斯、杰克·伦敦、马克·吐温、泰戈尔、萧洛霍夫、果戈里、屠格涅夫都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贪婪地读了他们的作品。因为对世界文学有了涉猎，兴趣更浓了，促使我进一步研读北欧、法国的文学作品。

4 遇旧

由于对文学的兴趣不断加深,自然地萌发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。为了要学写散文、小说,就研读鲁迅的作品、契诃夫的短篇小说,也研读中国的古典小说、古典散文。

中国的古典散文,从先秦诸子到明清的作家,作品真是琳琅满目,美不胜收。

《资治通鉴》是史书,也是散文,读了它,配合研读先秦诸子的文章就比较容易些了。有了历史的常识,对欣赏古典散文有很大的帮助,语文知识、写作技巧,都可从历史、散文的基础获得提高。

为了掌握语文知识、表现方法,我也大量阅读古典诗词及诗话、词话。我从友人处获得的一套线装的《全唐诗》就陪伴我四十年。由于诗词是最精练的语言结晶,是千锤百炼、高度概括的艺术语言,多读,多理解,从而融会贯通,就有助于文学的运用,语汇的积累。写起文章来,设象形容,修辞比喻,抒发情感……都有帮助,所以鲁迅说“文章得失不由天”,意思是指勤与怠是重要因素。我记得鲁迅早就说过李商隐的清词丽句,对他很有影响,后来他写《白莽作“孩儿塔”序》,赞扬殷夫的诗:“这是东方的曙光,是林中的响箭,是冬末的萌芽,是进军的第一步,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,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”。鲁迅的抒情、比喻、形象的手法,简直就是诗呢!

说到鲁迅,他的文章真是集冷峭、精练、深刻于一炉。我从鲁迅的作品中领悟到许多写作上的奥秘,例如他的杂文,就极变化、简练、准确之奇致,几乎字无虚发。他的文章,有人说是从魏晋风骨的传统而来,这种观察是有根据的。就自己读书的一点经验而论,从早年的“博闻强记”开始,到了后来,就服膺于“由博返约”了。读书有如在人生浩瀚的海洋里游泳,不能老是随波逐流,俯仰浮沉,也要找到彼岸有所憩息,有所沉思,“由博返约”的约

就是沉思的反映。正如昭明太子在《昭明文选》序文中所说的“辞归于翰藻，义归于沉思”。“辞归于翰藻”就是用文字表达，也就是写作。读书在乎运用。不求甚解也不是办法。荀子对读书、学习有句名言：“骐骥一跃，不能十步，弩马十驾，功在不舍”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
我如今仍在读书、写作，却以“三余”自勉了，所谓“三余”，就是“冬者岁之余，夜者日之余，阴雨者时之余”，只求能抓住一点时间，就读一点，写一点，以弩马的精神从学从写了。

目 录

1/ 总序/曾敏之

2/ 小传

3/ 自序

散文

3/ 遇旧

9/ 烧鱼的故事

13/ 芦笙会

18/ 珠江边

22/ 鸟声

25/ 桥

29/ 怀旧篇

33/ 师生情

37/ 浅水湾之忆

40/ 人生能得几清游

人物志

45/ 周恩来访问记

53/ 记梁漱溟

59/ 风范难忘——悼念陈序经先生

64/ 文传碧海千秋业——忆司徒乔和冯

伊湄

74/ 司马文森十年祭

Ⅱ 遇旧

- 80/ 老舍夫人胡絮青访问记
84/ 太平洋上大师来——记杨善深和他的艺术
88/ 巴金访问记
99/ 记陈寅恪
107/ 记沈从文
115/ 文学访旧录

游记

- 123/ 访苏见闻
140/ 加拿大风貌
174/ 欧游见闻
205/ 北美拾零

杂文·随笔

- 219/ 友谊篇
223/ 谈用才
226/ 谈“回避”
228/ 谈雅集
230/ 诤谏以外
232/ 谈浮名
236/ 谈狗
239/ 谈“波澜”
241/ 谈墙
243/ 谈“润笔”
245/ “清谈误国”二题
248/ 古训今谈
250/ 刹住“未老先衰”之风

252/	“特殊夫人”可乱政
254/	拥有什么？
255/	韩素音的矛盾“情结”
258/	布鞋的故事
260/	梁苏记遮厂轶事
262/	亲情与骨肉情
265/	伯乐之外
267/	几种人才论
269/	渔父引见波涛
271/	“文以载道”与忧国忧民
273/	言与行
275/	一言堂考证
277/	从焚书说起
281/	艺术的升华
283/	世故情与伪君子
286/	成毁之间
288/	“文如其人”与“知人论世”
291/	读史二题
295/	从龙·凤说起
298/	司马迁的经济学
300/	旅游文章
303/	传记丛谈
306/	乐趣丛谈
310/	反思之余——一个人创作生涯的回 顾与前瞻
313/	为女性翻案诗
315/	隐形，谈何容易

- 317/ 逆境
319/ “莫将容易得,便作等闲看”
321/ 知足篇
323/ 海派的名与实

序文

- 327/ 《香港作家散文选》序
329/ 《香港作家小说选》序
331/ 吴天才著《鲁迅赞》序
336/ 《古今名作艺术美丛谈》序
339/ 《梦笔生花》序
342/ 《我心中的诗》序
345/ 《昙花梦》序
347/ 《坐看云起时》序
350/ 《巴人乡趣》序
352/ 《左手人语》序
354/ 《三毛游记散文选》序
356/ 《没有天使的天使岛》序
359/ 腹有诗书气自华——《诗联与朗诵》
序

- 361/ 《香港文学论稿》序
363/ 《香港文学纵论》序
365/ 《铁蹄人生》序
367/ 《诗的艺术》后记

著作目录

出版后记

散文

遇 旧

溶江河是我旧游之地，也许是怀念它比较深切吧，今年秋间，我以一种久客思归的心情回去走了一趟。溶江九月的秋涛已经停止咆哮了，江水轻轻舐着两岸的流沙，沙渚上，显出如老人额上折折的皱纹。它告诉我：这溶江泛滥的山洪曾经几度涨落了。

溶江是黔桂间交通的脉络，两岸山壑千里，许多苗瑶种族像蜗牛一样，爬行在榛莽里，过着一种草昧未辟的生活。虽然隔了三年，一切都不见改变：竹篱，山寨，错杂在丛林巉岩之间，在那削壁千仞的山道上行走时，常常可以碰见肩挑竹篓盛满山芋的苗人，他们投给我陌生的眼光，怀疑我这个衣履特殊的生客，会带给他们什么意外的惊扰，总是尽可能回避我，怕在我的前后，我虽然想和他们攀谈，总找不到机会。

回去时正是秋天，赶了八十里的山程，林荫间落下了黄昏的影子。疲劳得很，遂决定投宿高安寨。高安寨是溶江河上游一个不满两百人家的山村。北靠溶河，南傍岑山，岑山离地数千尺，山峰经年凝聚着迷蒙的瘴雾。山风冷峭，河水沉沉，令行旅者特别感到寂寞。

高安寨有百级石砌的台阶，石阶尽头才是寨门。当我赶到高安，寨上的炊烟，已在暮色如画家着笔的水墨中了。爬完石级，跨进寨门的时候，却给迎面抛来的一种熟悉的声音怔住了。仔细辨认，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闪着灰暗眼睛，蓬着头发的青年李铁真君——这多年前同在溶江镇上教过书的老朋友。

“什么风吹你回来呀？怪道昨夜结了灯花，原来是你！”说话时摆摆脑袋，握紧了我的手。

“哈，真是意外的巧遇，你还是老样子吗？”我兴奋地问他。

“老样子，在这儿又呆了两年了！”他用手指着山寨中间竖起一枝桅杆的地方，“我住在那儿，到我那里过夜吧？”

我默默地跟着他走，一边打量着他，他身上穿的是一套褪了色的灰制服，走路却不改昔年的姿态。见了他，三年前在溶江镇上一段颇堪咀嚼的生活占有我的记忆了。

三年，时光过得真快。那时我正从漫天烽火的广州取道香港回来，在中途，接到他寄给我的一封简短的信，因为太简短，它遂成了记忆的锁匙，今天到我开启的时候了。他的信上说：

“老方，知道你快要回来了，我非常高兴，回来后，打算干什么呢？我劝你不要存过高的希望，否则你的希望是会变成一只被斫破了底的船哩！我以为，人生的经历不妨曲折些，那么，你又何妨试试迂回的山路，做一个万里投荒的归客呢？”

李铁真的信感动了我，我和他在溶江相处一年，是多少抱着投荒勇气的。溶江镇并不大，是汉苗杂居的地方，汉人多半经商，用颠簸的苗船，从下河运来日常的用品去换取苗民的山货。狡狴的商人，从交换中剥削他们，有许多从这途径变成富翁了。苗区没有文化，李铁真的抱负就是做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启蒙者。在溶江一年生活得很愉快，老李爱发议论，他常常愤慨地同我讨论教育问题，他坚持他对教育方面的主张，他说：

“愚昧的不能永远让他们愚昧，因为他们也是人。文明生活对人是不分畛域、种族、厚薄的。存在着不平的制度，我认为是伪智者和统治者的罪恶！”

老李的言论态度似乎很严肃，而做人态度却是潇洒的。工作也有疲惫的时候，当大家感到无聊了，就爱哼着充满了异乡情调

的苗歌，苗歌是苗民性爱的一种发泄，他也被这些情调燃起了青年所共有的热情。他爱上了一位苗族姑娘，名叫银钶。

银钶很天真，年纪大约十八岁，挽着一个苗髻，两鬓挂着银环，一身原始的装饰，走起路来琅琅地响。两颊红润得像熟透了的苹果，深蓝的眼瞳，射出无邪的稚气。

“银钶呀，老李接你回他家去，你打算怎样呢？”晚上和老李去她家坐堂^①时，我这样问她。

“啐！相好罢了，我们是苗妹，哪个看得上眼哩！”她毫不踌躇地答复我。

我离开溶江是第二年的冬天。离别前夜，在银钶家里围炉聊天，老李发了许多感慨，他感慨启蒙工作艰苦，无人肯干，对我的远别表示一种依恋不舍的情怀。银钶为我在火炉上炙草鱼，一边嘱咐我：

“要回来哩！溶江水，一篙撑去一篙回才好呀！外面是大地方，回来时买些好绒线送我。”

当时我感动得流了泪。离开之后已三年了，想起这些往事，我懊悔这次忘记买绒线回来，我想：银钶已经出嫁了吧？生下一男半女了吧？

“到了，这就是我住的地方。”老李打断了我的思路，拉我进了一间狭小的屋子，屋里燃着豆油灯，摇曳的灯光，把老李清瘦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屋中间安置火炉，上面架有一副饭锅，几只碗碟。

老李招呼我坐下，饭锅内还有菜饭，他端过来要我胡乱吃一餐，他在旁陪我。在吃饭中间，我用试探的口吻，想问一问关于过去的情形，并问他对这种生活感到寂寞没有？

^① 坐堂：是到未出嫁的苗妹家里去玩之意。